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02
26 March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百零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3月26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A · 贝莱德先生

H · 拉贝希先生

阿根廷

J · 卡拉萨莱斯先生

R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R · 布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女士

S · 弗里曼先生

比利时

M · 德帕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M · 德·贝克尔小姐

巴西

C · A ·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V · 鲍日洛夫先生

H · 哈拉切夫先生

R · 德汤诺夫先生

N · 米哈依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拉敏

出席者名单

加拿大

A · 比斯利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M · C ·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钱嘉东先生
王止芸女士
刘钟仁先生
石继成先生
石锦坤先生
林 成先生
于中洲先生
李本松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 · 埃维亚先生
P · 努涅斯 ·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A · 齐马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F · 穆尼卜先生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F · 德拉戈尔斯先生
C · 蒙塔西埃先生
H · 雷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法国

热斯贝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 罗泽先生

W · 克鲁茨施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M · 施奈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H · 韦格纳先生

F · 埃尔伯先生

W · E · 冯 · 登 · 哈根先生

M · 格德茨先生

M - N · 格尔曼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F · 加伊达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度

M · 杜贝先生

S · 肯特 · 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哈里奥 · 马塔拉姆先生

I · 达马尼克先生

R · 坦齐尔夫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F · 沙哈比 · 锡尔詹尼先生

出席者名单

意大利

M. 阿莱希先生
F. 皮阿杰西先生
M. 帕韦塞先生
R. 迪·卡洛先生

日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川喜田晖雄先生
石栗勉先生
秋山一郎先生

肯尼亚

P. N.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S. 冈萨雷斯·伊·雷内罗女士
P. 马塞多·里瓦先生

蒙古

L.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A. 斯卡利先生
O. 希拉莱先生
M. 斯比希先生

荷兰

J. 拉马凯尔先生
R. J. 阿克尔曼先生
J. J. 乌姆斯先生

出席者名单

尼日利亚

B. O. 通韦先生

C. V.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赫迈德先生

K.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冈萨雷斯·特罗内斯先生

波 兰

S.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雷赫拉克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达特库先生

T. 梅列斯卡努先生

A. 波佩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J. 达纳帕拉先生

P. 卡里亚瓦萨姆先生

瑞 典

L - E. 温伦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L.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B. P.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G. V. 别尔登尼科夫先生

A. 什马托夫先生

A. A. 戈尔吉拉茨先生

出席者名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I. 乌斯季诺夫先生

G. 安齐弗罗夫先生

联合王国

R. I. T.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J. S. 埃迪斯先生

D. A.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洛维茨先生

T. 巴塞莱米先生

H. W. 戴维森先生

D. 多恩先生

B. 莫顿先生

R. 斯科特先生

K. 克里顿伯格女士

P. 加德纳先生

委内瑞拉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O.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K. 维达斯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O.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M. 科玛蒂纳先生

出席者名单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伊斯拉耶利安)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三百零二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安排，本会议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国可以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和中国代表。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裁军谈判会议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5进行的讨论，证实了苏联代表团3月7日作出的估价，即这是一个优先考虑事项，应当毫不延迟地加以解决。

本会议大多数成员国都就该项目发言这一事实说明了问题的紧迫性，说明了国际社会对维护外空、使其成为人类和平活动领域的关注，以及这一问题影响到不论大小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具有全球性质。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以及许多不结盟国家代表提出了一些值得细致研究的饶有兴味的问题。

对这些发言，对前几天发生的与该问题有很大关系的事态发展作一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结论。

第一，几乎所有代表团都强调现有的限制军事利用外层空间国际协定的重要性，并要求维护和加强这些条约和协定。

第二，人们广泛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采取保护外空免于进行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措施，并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第三，几乎所有代表团都认为，有必要在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内采取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有效措施。在这方面，绝大多数成员国非常重视联合国就该问题向本会议提出建议的决定，特别是大会第39/59号决议。

第四，对苏美开始就核军备和外空军备进行谈判，人们一致表示满意。

第五，参与讨论的人们都表示严重关注美国利用外空打破世界力量对比的均衡和取得军事优势的企图。在这方面，人们对美国的外空军事化计划提出了具有充分根据的批评，该计划最邪恶的表现是“战略防御计划”。实际上，除美国的一些最亲密的盟国以外，没有一个代表团表示赞成或甚至理解这些威胁和平的计划。

(伊斯拉耶利安)

苏联代表团完全支持签署著名的《德里宣言》的各国代表在此对这些计划作出的估价，该宣言已作为本会议第CD/549号文件散发。

我们同斯里兰卡代表团一样，对于“继续实现外空武器计划、甚至加速实现这些计划的无穷欲望表示关注”。瑞典代表团也表示了同样的关注。该代表团的发言反映了它们很有根据地对最重要的军备限制协定、即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未来焦虑不安的心情，并指出了研制具有反卫星和反导弹能力的双用途武器的危险可能性。我们同意瑞典的结论，“必须禁止研制、试验和部署所有外空武器”。

最后，我们完全同意波兰人民共和国图尔班斯基大使就该问题发表的令人注意和内容详细的那篇发言所包含的思想。

在这种对局势的一致估价声中，尊敬的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的发言无异是一个不和谐的音调。洛维茨大使再一次声称，执行所谓“战略防御计划”会加强国际安全，并使核武器过时无效。同时，洛维茨大使声称，美国不打算超出研究和研制的阶段，而且实际部署外空武器的问题有待同苏联谈判。然而，这两个说法是相互矛盾的。美国代表的全篇发言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意见，关于这方面，我们想对我们的同事谈一谈。我已回顾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指出的那个矛盾。

在我们看来，大多数发言者在讨论中似乎已经回答了，而且相当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战略防御计划”是否会加强和平、稳定和国际安全的问题。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外空进攻系统的出现会引起战略局势剧烈不稳定，会起到各个方面军备竞赛的催化剂的作用，会大大增加核浩劫的可能性，并彻底搞乱军备限制的进程。

压倒多数的代表团同样也对研制太空武器会导致核武器而消除的说法一致表示怀疑。美国本身咄咄逼人的行动显然对这一点作了反证，它尽管向公众保证希望消除核武器，但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核计划。确实，一方面，我们听说，“正在努力谋求削减双方进攻性核武器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却在采纳新的部署更加先进和更具有威力的MX导弹的计划。这又是一个明显的矛盾。最近不久散布的论点是，实际上核武器要得到长达几十年的所谓“过渡时期”以后才会消除，其间美国打算研制新奇的外空战争系统。在这方面，人们不禁再次回忆里根总统1983年3月23日的讲话，他说，在外空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如果与进攻性系统配备在一

(伊斯拉耶利安)

起……可以认为是鼓励一项侵略性政策”。

尊敬的美国代表试图在此劝我们相信，他本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纯粹是防御性的，不会“造成使美国或西方取得优势的局势”。但果真如此吗？1983年3月27日，正是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自己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明确地说，美国政府的唯一动机是“害怕报复性打击”。这就是说，美国所需要的反导弹防护物不是为防护目的，而是为了在防护物背后进行第一次核打击。如果说这不是寻求军事优势，那是什么？我还想指出美国立场的另一个矛盾或前后不一致之处。我们听说，“战略防御计划”将具有稳定作用。但根据“战略防御计划”倡导者的逻辑，为了实现这种吸引人的作用，似乎敌对双方，即美国和苏联都应当拥有全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然而，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厚颜无耻地声称，局势只有在美国独自拥有该系统的情况下才会稳定，因此它拥有该系统越快越好。根据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的说法，如果俄国人首先获得该系统，“这个世界的确会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无异于俄国人拥有核武器，而美国没有”。

关于华盛顿虚与委蛇地讨论防御性武器的“稳定”作用，我就谈到这里。显而易见，如果一方研制全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其好处是人们十分明了的。美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坚持寻求这样一个系统。这也暴露了它们的目的，即毫无根据地极力将它们自己在这领域的险恶用心加在苏联头上以及掩盖它们旨在打破均衡和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的行动。

除了其它事项以外，美国代表还对本会议说，美国是纯粹进行科学研究，根据美国现有条约，特别是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部署任何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武器都应当经过谈判”。但是，这种说法又有许多矛盾。譬如，尽管美国驻外使节以及参加本会议的代表都宣称，他们国家的外空计划不会超越研究阶段，但该国总统却声称，“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国防计划……我们打算执行该计划”。当然，人们愿意相信，制定260亿美元的计划完全是为了热爱科学，而且美国在这方面的真正立场是由洛维茨大使明确表明的，不是由华盛顿的其他高级官员表明的，这些官员一再声称，并继续声称，美国打算执行“星球大战”计划。

(伊斯拉耶利安)

然而，事实表明，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开始为获取一种新型武器和迈向真正宇宙范围的军备竞赛所采取的一些步骤。

最近，美国总统对所谓“研究”发展太空进攻性武器而取得的进展表示十分欣喜，也不掩饰这种所谓“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有违美国的国际保证。奇怪的是，美国代表试图将这种政策描绘成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实际上，有利的是大大受益于“战略防御计划”的美国军事——工业集团。国际社会的利益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人正在向我们宣传“战略防御计划”是为了加强威慑战争的力量。在这方面，我想引述我们尊敬的同事杜贝大使在1985年2月《原子能科学家通报》一篇文章中关于威慑概念的杰出估价。他写道：“威慑是在整个历史上最大的欺骗性概念，它借助于恐惧和猜疑，并具有破坏信赖和信任的作用。它使人们不得不与造成自己毁灭的手段共存。实际上，核威慑甚至还不是一个安全理论。这一理论被用来维持统治、霸权和现状。说到安全只是动员和维护公众支持威慑和其直接后果，即核军备竞赛的掩护”。

在听取尊敬的美国大使洛维茨先生的发言时，我们以及许多其他代表团想到的正是这些问题。我们想保留必要时重新谈论该问题的权利；今天我们想就另一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坦白地说，如果不是听到这个大厅里的某些发言，我们并不想旧话重提。

一些代表团在发言中敦促我们避免争论，同时，他们不仅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和苏联关于防止军备竞赛的立场，而且还作为本会议的文件散发了只能说是肆意歪曲的材料。我们已详尽地评论了第CD/561号文件，所以将不重复我们关于这方面的所有观点。

因此，我只谈一谈其中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出了回答，很自然，我们现在还必须回答。这就是说，有人声称，苏联对军备竞赛的新的升级负有责任。我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事实，我们只用事实讲话。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为了把军备竞赛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在整个战后期间美国对健忘之辈施展了同样的、我得说是基本的手法。今天，我们看到再次在施展

(伊斯拉耶利安)

这种手法。其做法极为简单：在美国将要迅速发展的武器类别中“发现”并不存在的“差距”，大谈其虚构的苏联系统和不知在何处的“易碎之窗”，就在理论上对此大声喧嚷的情况下，通过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广泛的军事计划。过后，计划一旦执行，便板着面孔宣布，所有这些“苏联的威胁”都是为了鼓动公众舆论而杜撰的。

因此在五十年代，五角大楼借口“在轰炸机方面落后”而从国会获得了巨额拨款，并开始进行生产战略轰炸机的紧急计划。然而，生产了大批的这种飞机以后却“发现”，苏联轰炸机的数目被蓄意夸大了三、四倍。

六十年代初期，有人大声叫嚷“美国的导弹差距”，尔后美国就开始大规模部署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在部署了一千多枚这样的导弹以后，才发现苏联的“导弹威胁”被夸大了15至20倍。

同时，美国提出了一个制造41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计划。当时，世界上谁也没有这种潜艇。五角大楼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为潜艇发射弹道导弹装备多次重返大气层的运载工具弹头了。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首先开始为战略弹道导弹装备高精度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因而开始了核军备竞赛的新的螺旋形升级。这就急剧地增加了核弹头的总数。但现在华盛顿却声称，美国在七十年代“不活跃”，表现了“克制”。很明显，“克制”表现在美国的战略运载工具平均每天增加三枚核弹头。1970年，美国的战略运载工具可以负载5千多枚核弹头，而现在的数字超过了1万2千枚。

七十年代，美国还提出了研制一种新型战略武器——远程巡航导弹——的紧急计划。现在，它正在执行部署数千枚这种类型的空中、海上和地面发射的导弹的计划。1981年，美国总统下令全面生产中子弹药。

今天，美国已经在着手进行一个截至1990年的全面扩充战略军备的计划。该计划涉及战略进攻部队的各个部分，包括部署新的MX、伴儒式洲际弹道导弹和新的战略轰炸机，生产三叉戟核动力导弹潜艇，和加速生产各种巡航导弹。美国计划到1990年它的战略能力达到2万枚核弹头。

那末，到底是谁在挑战？是谁给世界带来了军备竞赛？

(伊斯拉耶利安)

在外空军事化方面，美国在玩同样的不诚实的游戏。例如，现在它竭力表现得好象从未研究过反卫星武器，只是在发现苏联的某种“优势”以后，才努力缩小这个差距。很自然，所有不符合这种说法的事实都不予考虑。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这点无法改变：事实上，是美国首先在外层空间进行军事化。美国早在1958年就开始根据空间目标跟踪计划研制反卫星体系。仅一年以后，即1959年，美国B-47轰炸机发射的勇敢猎户座导弹截击了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从那时以来，美国军事太空计划的工作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从五十年代末起，这方面的开支超过了600亿美元。主要研究对象一直是截击卫星（弹道导弹主动阶段拦截计划和卫星拦截技术计划），反卫星体系已部署在太平洋的夸贾林岛和约翰斯顿岛上和加利福尼亚的范登堡空军基地上，并且多次发射了截击目标卫星的导弹。

在这方面，我还想提出另一个歪曲事实的问题。我们最近十分惊讶地听说，苏联过去从未提出过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只是在美国通过了新的“星球大战”计划后才匆匆忙忙地提出该问题。

这种说法即使只是表现出缺乏背景知识，也的确不能给说这种话的人带来多少光彩。然而更糟的是明明是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在蓄意歪曲事实。请允许我回顾一下，苏联早在1958年就提出过一个禁止为军事目的利用外层空间的建议。同年，苏联在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提议建立一个和平探索外空方面的国际合作委员会。自从那年以来，我们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一再提出这一问题。例如，在1963年的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指出：“各国人民有权期待，人类进入的新领域、即广阔无垠的太空决不会变为另一个进行战争与引起毁灭和造成死亡的中间整备区域。人们的眼睛注视着深邃的星空，满怀这样的希望：征服外空只会有利于和平”。

苏联一贯采取主动行动，并最积极地参与制定了所有现有的堵塞进行外空军备竞赛的某些道路的条约。

我们关于该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以往一样是始终如一的。免得有人对此仍持怀疑态度，我们准备再次明确地把前前后后阐述清楚。为了避免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减少核战争威胁人类的危险，并有助于实现完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这一目标，苏联代表团具体建议：

(伊斯拉耶利安)

第一，禁止利用地球轨道上、天体上、或用其他方式设置在外空的外空物体作为毁灭性工具，在外空和大气层以及地球上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第二，禁止对在地球轨道上、天体上或用其他方式设置在外空的外空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第三，不通过在地球轨道上、天体上或用其他方式设置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的办法试验或部署这种武器，以摧毁地球上、大气层或外空的物体。

第四，不利用地球轨道上、天体上或用其他方式设置在外空的外空物体作为毁灭地球上、大气层或外空的任何目标的手段。

第五，不破坏、损害或干扰其他国家外空物体的正常工作，或改变其飞行轨道。

第六，不试验或建立新的反卫星系统，不摧毁可能已经存在的任何卫星系统；不为军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目的试验或利用载人航天飞机。

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苏联希望为这种谈判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因此单方面宣布暂停向外空发射反卫星武器，而且其他国家能暂停多长时间，我们就能暂停多长时间。

这就是苏联为解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提出的建设性方案。正如我们准备议任何旨在实现该目标的其他具体提案一样，我们准备在本会议的一个特设机构内讨论这一问题。同时，苏联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本论坛的作用仅限于审查和审议在某种情况下影响外空的现有协定。我们不容许本会议的附属机构变成执行外空军事化计划和准备进行“星球大战”的烟幕。

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两种态度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一种态度、即我们的态度旨在防止外空军事化，防止外空成为军备竞赛的新领域，旨在削减核武器直至其彻底消除。另一种态度、即美国的态度旨在最广泛地为军事目的利用外空，并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不管“战略防御计划”的倡导者为了颠倒黑白施展什么伎俩，不容抹煞的事实逻辑只得出一个结论：外空军事化计划或所谓的“战略防御计划”大大地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钱嘉东)

钱嘉东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还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祝贺,现在3月份即将过去,请允许我向你表示双重的祝贺,祝你就任3月份的主席,同时祝你以你的经验、才干和献身精神即将成功地完成了你的任务,3月份的任务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比第一个月的轻。我也要借此机会对尊敬的洛维茨大使为2月份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主席先生,

今天,我想就我们议程的第五项议题,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谈谈中国代表团的一些看法。如大家都已看到的,中国代表团就这项议题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CD/579)。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作为一个优先问题列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今年已是第四个年头了。然而,尽管许多代表团一再大声疾呼,实际情况却一直还在原地踏步,至今成立不起附属机构,更谈不上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一个阴影—核威胁的阴影,仍然高悬在世界人民的头顶上,而另一个阴影又已在地平线上升起,并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外空军备竞赛的步伐不仅没有缓和,相反正在急剧加快。

两个具有最大空间能力的国家都已发射了成百上千的军用卫星,而且都已拥有了各自的外空武器系统。然而,它们并不满足于此,双方都还在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致力于研制新的更加尖锐的外空武器。一方公开宣称决心要研究战略防御武器,而且有消息说,还准备增加拨款执行一项“先进战略导弹武器系统计划”。另一方在增强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同时,也已进行了多年的防御性外空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两个空间大国之间的外空军备竞赛这样发展下去,人们不能不问,它将导致到怎样的结局。

武器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军备竞赛本身是无止境的。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达那帕拉先生在他3月5日的发言中正确地指出,“不存在最终的武器系统这样的东西”。中国代表1984年10月23日在三十九届联大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也曾经怀着很大的忧虑谈到:“正在超级大国之间展开的外空武器竞赛实际上是它们核军备竞赛的延伸和发展,其后果必然会导致进攻性武器系统之间、防御性武器系统之间以及这两种武器系统之间相互交叉、轮番升级的更加复杂的局面”。

(钱嘉东)

越来越多的科学和战略研究证明，想以发展一种新的武器系统来消除武器，或者以展开新的军备竞赛来结束军备竞赛，是不可能的。外空军备竞赛只会为我的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稳定，使当前的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战争的危险更加增长。这种竞赛如果制止不了，那么，不用多久，在我们的世界上就会继陆军、海军、空军之后出现一个新的军种——天军，而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继陆地、海洋、天空之外出现一个新的战场——外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的《太空战到来之前》一书指出：“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于1990年以后发生战争，它很可能从外空打起”。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

主席先生，

正是因为上述这一切，所以世界人民极其关心外空军备竞赛，迫切要求防止这种竞赛。三十九届联大以一百五十之多的赞成票而仅有一票弃权所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39/59），决不是偶然的，它充分反映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严重忧虑和不安。中国在这项决议的拟订和通过的过程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我们现在提出了摆在各位代表面前的工作文件。我们希望它能有助于推动本会议的工作。请允许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文件首先阐述了中国对于外空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反对一切军备竞赛，因此也反对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我们主张，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应服务于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外层空间被公认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外空非军事化”，“外空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则，不仅体现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里，而且明确规定在1967年的外空条约中。中国基于一贯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完全赞同这些原则。

由于外空的军事化既包括各种外空武器，也包括了多年来为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卫星体系，因此，从原则上说，要实现“外空非军事化”，必须把一切实际具有杀伤、破坏能力的外空武器和各种类型的军用卫星都列入限制和禁止的范围。我们的文件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应该成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最终目标。

当然，正如在核裁军问题上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一样，在外空问题上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非军事化”。大家都了解，军

(钱嘉东)

用卫星涉及的问题复杂，各方对是否应予以限制还存在分歧。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们的文件提出，可以把军用卫星的问题先放一放，留待今后适当时候研究解决；而在当前阶段，应把“外空非武器化”作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主要目标。这包括禁止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使用任何外空武器，并销毁现有的外空武器。在我们看来，提出这样的目标并不过分，是应该可以做到的。

为了有助于禁止外空武器的谈判，有必要明确外空武器的定义。我们过去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现在我们在文件里再次予以重申。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希望，它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以便共同进行探讨。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也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在文件里肯定了现有主要外空国际法律文书的重要意义，特别是1967年的外空条约，它明确规定禁止把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放进环绕地球的轨道。但无可否认，所有这些国际法律文书都有其局限性，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正因为如此，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80段专门指出：“为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国际谈判。”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外空军备竞赛的加速，对现有有关国际法律文书作出分析、审议，并拟订新的规定和缔结新的协议是完全必要的。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我们也完全赞同。

文件重申，美、苏两国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负有特殊责任，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是它们拥有最大的空间能力并且正在加紧研制和试验外空武器。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希望它们能表现真正的政治意愿，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谈出一个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结果来。我们也与许多代表团一样，认为它们应将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通报裁军谈判会议。

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会议也应该急速行动起来，而不再拖延。三十九届联大通过的决议要求我们的会议尽早成立特设委员会进行谈判。现在春季会议已经过去了一半，而外空特委会仍然难产，不能不令人遗憾。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打破目前在职权范围问题上的僵局。在这方面，中国历来持灵活的态度。

(钱嘉东)

度。斯里兰卡等国代表团提出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一方面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即达成一项或几项协议，同时可以包括一个探讨性的阶段，以明确问题。我们也持这样的主张。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代表团能够本着通过联大39/59号决议时的妥协合作精神，早日达成协议，成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

主席先生，

在裁军问题上，多少年来，总是军备竞赛的速度大于裁军谈判的速度。这种情况不能允许再在外空问题上重演。我们应该力求避免在达成协议之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为此，中国代表团在工作文件的最后提出了一项倡议：为了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气氛，拥有空间能力的各国不发展，不试验和不部署外空武器。我们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

主席先生，

以上就是中国工作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内在的主要考虑。我们愿意听取各方的意见，与各方共同探讨。

在外空问题上，时间是紧迫的，但还为时未晚。当前多数外空武器还处于研制和试验阶段，还没有形成庞大的外空武库。现有的一批涉及外空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协议尽管还存在各种漏洞和缺点，已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某些法律基础。包括瑞典、法国等许多代表团提出的各种建议，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仔细研究的材料。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还来得及的时机，以使外空这个人类的共同财富只用于和平的目的，而不致毁于一旦。

主席：谢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上午名单上要求发言的已全部发言完毕。还有其它代表团希望发言吗？我看没有了。

星期四全会上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你们知道，我还打算向本会议汇报我就各个议程项目进行协商的结果，同时因为那次将是三月的最后一次全会，我作为主席最后要讲一讲。我希望，我们星期四上午的全会能全部做完预定要做的事情，从而不干扰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所以，我建议，同以前的做法一样，星期四上午我们10点准时开会，以便上午可以完成我们的工作。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同意星期四

(主席)

的全会于上午10点正开始。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既然我们没有其它事情，我建议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3月28日上午10时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上午11时45分散会。

×× ×× ×× ×× ××